

军事艺术丛书

# 二战飞机喷绘艺术

ERZHAN

——飞行在枪林弹雨中的图画

FEIJIPENHUI

范大鹏 戴冰 邸峥 编著

YISHU

精炼的文字

永恒的美女画像

幽默的漫画

凶猛的动物

动人的传说

别致的队徽

恐怖的死神

解放军出版社



# · 军事艺术丛书 ·

## JUNSHIYISHUCONGSHU

亲爱的读者朋友，提到战争，你会联想到什么呢？是硝烟滚滚、血肉横飞的战场，还是满目疮痍的废墟？是伏在母亲尸体上啼哭的孤儿，还是流离失所的难民人潮……总之，我们很难将它与绘画、音乐、电影等人类通常用来抒发美好感受的艺术表现形式联系在一起。

但是，在60多年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各交战国的艺术家们也曾投身到那场人类之间最惨烈的搏杀中。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拿起武器，穿梭于枪林弹雨中，将他们的真情实感抒发于笔端，由此创作出了大量画面生动感人的海报、漫画等美术作品。而一些多才多艺的前线官兵，也在他们心爱的武器如飞机的机身上喷绘出最能表达他们的切身感受和强烈愿望的图画或文字，这就是我们在这套《军事艺术丛书》中看到的二战海报、二战漫画和二战飞机喷绘作品。通过它们，读者朋友也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战争艺术的视角重新审视二战，在感受战争艺术带给人们的心灵冲击与震撼的同时，体味正义与邪恶的殊死较量。

ISBN 7-5065-4790-2



9 787506 547901 >

定价：36.00元

ISBN7-5065-4790-2/E·2094



国防大学 2 095 7241 6

·军事艺术丛书·

范大鹏 戴冰 邸峥 编著

# 二战飞机喷绘艺术



——飞行在枪林弹雨中的图画

解放军出版社

# 军事艺术丛书

京新登字 117 号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二战飞机喷绘艺术：飞行在枪林弹雨中的图画  
/ 范大鹏等编.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4（军事艺术丛书）  
ISBN 7-5065-4790-2

I. 二…

II. 范…

III. 飞机—喷绘—作品集—世界

IV. J23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 2004 ) 第 123779 号

责任编辑：吴立新 版式设计：李 戎 张致民

## 二战飞机喷绘艺术 —— 飞行在枪林弹雨中的图画

作者：范大鹏 戴 冰 邸 峥

出版社：解放军出版社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 邮政编码 100035)

印刷者：北京瑞哲印刷厂

发行者：解放军出版社发行部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12.5

版 次：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5 年 1 月 (北京) 第 1 次印刷

印 数：1—5000 册

书 号：ISBN 7-5065-4790-2/E·2094

定 价：36.00 元

(如有印装差错，请与本社调换)

提到飞机喷绘艺术，人们可能会感到有些陌生。一些人只是从电影中或老照片上看到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军飞机上描绘的美女，有人或许还见到过陈纳德将军率领的“飞虎队”的 P-40 飞机上那张血盆大口的鲨鱼形象。不错，这些都属于飞机喷绘艺术。飞机喷绘艺术通常被称作“机头艺术”(Nose Art)，从字面意思看，是指描绘或喷涂在飞机机头及附近部位的图画和文字等艺术作品。而事实上，这些艺术作品也常常出现在飞机机身、机尾、炮塔、发动机舱，甚至飞机所携带的武器上。其主题也很广泛，除常见的美女和明星人物画像外，还涵盖了飞禽、走兽、昆虫、卡通图案、特殊标志（如骷髅等）、鬼怪或人名等。第二次世界大战无疑是飞机喷绘艺术的黄金时代，其数量之多，内容之庞杂，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本书将二战时期一部分珍贵的飞机喷绘艺术图片汇集成册，以飨读者。



·军事艺术丛书·

## 二战海报艺术

——墙壁上的武器

## 二战飞机喷绘艺术

——飞行在枪林弹雨中的图画

## 二战漫画艺术

——嘻笑怒骂皆利器

责任编辑：吴立新 ◆ 版式设计：李 戎 张致民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

提到飞机喷绘艺术，人们可能会感到有些陌生。一些人只是从电影中或老照片上看到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军飞机上描绘的美女，有人或许还见到过陈纳德将军率领的“飞虎队”的P-40飞机上那张血盆大口的鲨鱼形象。不错，这些都属于飞机喷绘艺术。飞机喷绘艺术通常被称作“机头艺术”(Nose Art)，从字面意思看，是指描绘或喷涂在飞机机头及附近部位的图画和文字等艺术作品。而事实上，这些艺术作品也常常出现在飞机机身、机尾、炮塔、发动机舱，甚至飞机所携带的武器上。其主题也很广泛，除常见的美女和明星人物画像外，还涵盖了飞禽、走兽、昆虫、卡通图案、特殊标志（如骷髅等）、鬼怪或人名等。第二次世界大战无疑是飞机喷绘艺术的黄金时代，其数量之多，内容之庞杂，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本书将二战时期一部分珍贵的飞机喷绘艺术图片汇集成册，以飨读者。

---



# CONTEN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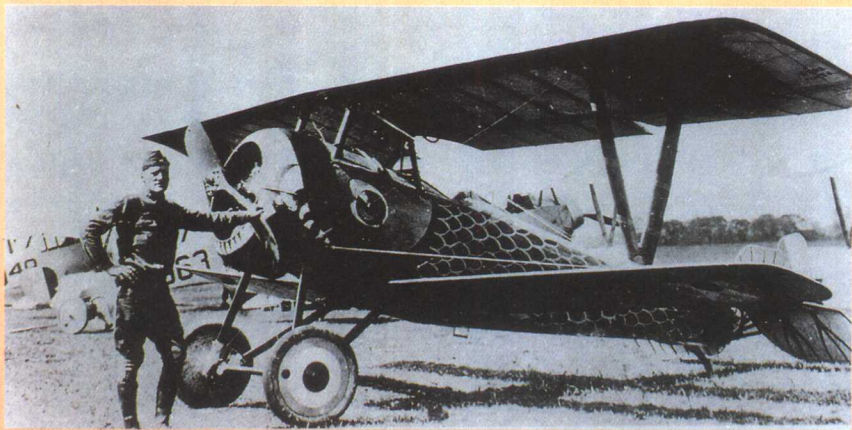
序言	1
第一部分 精炼的文字	11
第二部分 永恒的美女画像	43
第三部分 幽默的漫画	111
第四部分 凶猛的动物	139
第五部分 动人的传说	159
第六部分 别致的队徽	177
第七部分 恐怖的死神	193





## 飞机喷绘的诞生

提到飞机喷绘艺术,人们可能会感到有些陌生。一些人只是从电影中或老照片上看到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军飞机上描绘的美女,有人或许还见到过陈纳德将军率领的“飞虎队”的P-40飞机上那张血盆大口的鲨鱼形象。不错,这些都属于飞机喷绘艺术。飞机喷绘艺术,通常也被称作机头艺术(Nose Art),从字面意思看,是指描绘或喷涂在飞机机头及附近部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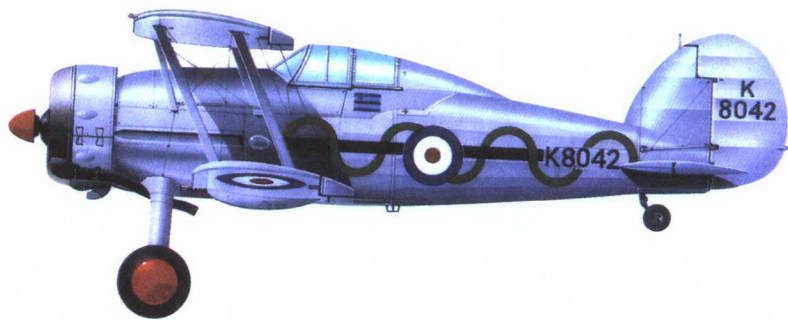
一战期间,美国飞行队抵达欧洲后,很快投入到飞机喷绘艺术创作的潮流中。图为美军第3航空教导中心、第4机场指挥官哈里·格温上尉与他那喷绘着鱼形图案的座机在法国前线的留影。

图画和文字等艺术作品。而事实上,这些艺术作品也常常出现在机身、机尾、炮塔、发动机舱,甚至飞机所携带的武器上。此外,这些艺术品还出现在飞机以外的其他地方,如飞行夹克、吉普车、军官俱乐部,甚至会出现出现在机场周围建筑物的墙壁或房顶上。

很多人片面地认为,飞机喷绘艺术作品就是性感的美女画像。的确,约有55%的飞机喷绘艺术是以女性为主题的,而且其中约有25%是裸体或半裸体画像。但是,飞机喷绘艺术之所以能够历久不衰,主要原因还在于它能满足不同家庭背景、教育背景和宗教信仰欣赏者的口味。因此,其主题也是很广泛的。除去美女和明星人物画像,飞机喷绘艺术的主题还涵盖了飞禽、走兽、昆虫、卡通图案、特殊标志(如骷髅等)、鬼怪或人名等。

考古资料表明,在人类战争史的早期,战士们都有一种传统,那就是装饰自己的武器以及自己的身体。他们或用天然的植物、矿物颜料,或用动物的皮毛、牙齿或骨骼……人们或许会记得印第安人头上插的羽毛和项上挂的兽骨,祖鲁人的纹身,古埃及武士涂绘在自己身上的蝎子纹、经文、咒语甚至图腾标志等。这些装饰虽然不尽相同,但都表达了战士们强烈的愿望,

在这架二战初期英国皇家空军的飞机上喷涂着英国空中力量的标志——红白蓝色圆环。它的涂装也非常简单——一条蓝色的水平线和缠绕着它的一条绿色条带。



即希望自己能从这些装饰中得到神的眷顾，带给自己超凡的力量，以在殊死拼杀的战场上保护自己，诛灭敌人。

在舰船出现之后，人们最先做的就是雕刻出栩栩如生的船首像，希望它们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航行的时候，能得到海神的保佑。人们喜欢为舰船命名，并像对待亲人一样称呼自己的船。飞机诞生后，人们沿用了这一做法。毕竟，无论是船员还是飞行员，他们都希望用人性化的称呼来对待这些冷冰冰的伙伴。特别是当面对危险时，他们更是希望与他们朝夕相处的机器朋友，给他们以坚定的支持最终战胜困难。例如，莱特兄弟就将其第一架飞机命名为“飞行者”；B-17的飞行员们则给这种性能可靠、威力巨大的轰炸机起了个“空中堡垒”的绰号；查尔斯·林德伯格则驾驶着“我们”号飞机独自飞越大西洋，甚至连后来的航天飞机也都有自己的名字，如“挑战者”、“发现”等。

为何女性的形象在飞机喷绘艺术和早期船首像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呢？船员和飞行员在充满危险和诸多未知因素的大海和天空中孤独无助地战斗着，他们最思念的是谁？母亲还是妻子？男人们在潜意识里都有对母性的依恋，他们会把头脑中的母性形象更加直接地表现出来，雕刻在船首或是涂画在飞机上。也有人从心理学角度分析认为，飞机喷绘艺术和早期的船首像中存在着很强的性倾向。然而，性并不是飞机



选取敌人的代表性标志（如国旗、军旗、党徽图案等），将飞行员的个人战绩喷绘在他的座机上，是飞机喷绘艺术最基本的表现方式。图中美军第317战斗机中队的赫歇尔·格林少校的座舱前外侧，喷涂着他的空战记录，纳粹党徽的“卐”字标志代表着他击落敌战机的架数。

喷绘艺术产生的根本原因和主要内容，毕竟只有一半多一点儿的飞机喷绘艺术涉及女性，且其中还有不少是关于母亲、婴儿或可爱的小女孩的内容。此外，一些描写成熟女性的飞机喷绘艺术也并非只是片面地强调性感，至少性感并不是其惟一想要表达的内容。例如，有许多飞机喷绘艺术就是以非常著名或非常受公众欢迎的女性为主题的，她们的画像大都是衣冠整齐的。此外，人们偶尔还会在飞机上看到身披战袍的女武士形象。

应该说，战争带给人们心灵上的压力、恐惧感和孤独感是飞机喷绘艺术产生和存在的根本原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飞行员的伤亡率极高，特别是轰炸机和攻击机驾驶员平均执行10次任务后就牺牲了。据统计，整个二战期间，美军在欧洲战区执行战略轰炸任务中共损失飞机



埃梅尔军士正在往一架P-40飞机机身上涂绘战绩，一面日本军旗代表一架被击落的敌机。这架飞机隶属于驻中国战场的美军第51战斗机大队第26中队。

1.8万架，约8万名空勤人员为此丧生，其伤亡率远远高于地面部队。于是这些背井离乡、独自面对死亡的年轻飞行员们，便将全部的希望寄托于与他们患难与共的战友和飞机上。在战火纷飞、你死我活的战场上，人们对生存和生存意义的理解，会超越和平时期的道德观。飞行员们的思想得以不受任何限制地在飞机机身这块钢铁画布上淋漓尽致地发挥。

虽然有些飞机喷绘艺术内容被认为是“伤风败俗”的而饱受非议，但这种“难登大雅之堂”的作品并未因此消失。其实，许多国家军方的各级领导层对这种独具魅力的军中艺术品一直保持着暧昧的态度，这是因为他们意识到，这些艺术品可以带给飞行员们温馨和快慰，使他们感到骄傲和自信，这些色彩斑斓的图画和文字安抚了飞行员的孤独感和对战争的恐惧，对提升部队的士气起到了不可思议的作用。

## 萌芽时期

飞机喷绘艺术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当时因识别需要而产生的中队或个人“徽标”就是飞机喷绘艺术的前身。

意大利是历史上第一个在军用飞机上喷绘标志的国家。1912年，意大利陆军航空队开始向的黎波里派驻飞机，1913年驻扎在该地区飞行中队的飞机机身上出现了他们的身份标志——队徽。而几乎与此同时，法国飞机的机身上也出现了代表国家标志的“三色圈”。不过，此时许多国家还没有意识到以徽标表明自己身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直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真正意义上的空战中，各国飞机不断被自己的同胞或友军的炮火击落，图案清晰色彩鲜艳的各式徽标才成为各国军用飞机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第一次世界大战初始，飞机还只是新兴产物，此时的空战也只是飞行员在近距离用手枪互相射，对飞机的辨识还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但随着同步机枪的发明，真正意义上的战斗机诞生了，空战变得激烈起来，因而快速发现并立即作出敌我识别，变得越来越重要了。随着战斗机的速度不断加快，飞行员辨认敌我飞机的难度越来越大，军队不得不花大量时间训练飞行员仅依靠轮廓来辨认敌机。在空中战场上，因辨认不及时让敌机乘虚而入，使



照片上是美国空军第380轰炸机大队、第529轰炸机中队的一架B-24轰炸机上的喷绘作品——“我一定会来看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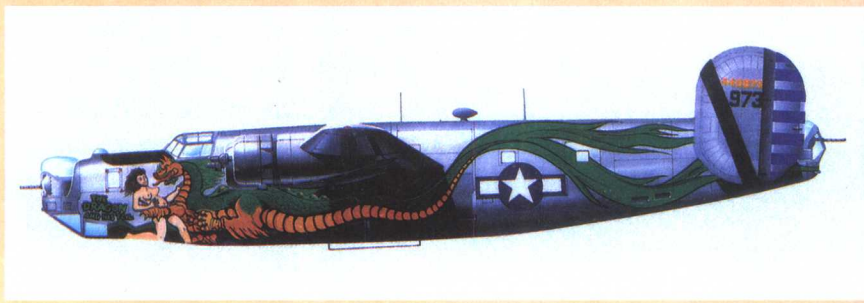


这架机身上喷绘着美女的P-47D战斗机的绰号叫作“情绪之中”，是美军杰拉尔德·约翰逊上尉的座机。他共取得过18次空战胜利，而其中至少有6次是驾驶“情绪之中”取得的。（此照片拍摄于1943年10月的英格兰）

己方措手不及的情况频频发生，且误击、误伤己方飞机的事件也时常出现。1916年，由于德国的福克E型单翼机与法国的莫朗N型飞机在外形上极为相像，使双方都不便于识别，因此，法国和英国开始在所属飞机的引擎罩、翼间架、起落架和轮子上喷涂大红颜色作为标识。紧接着，各参战国也都纷纷仿效他们的做法，采用各种颜色，将多种图案喷涂在飞机上，并逐渐形成了个性鲜明的飞机涂装。1917年初，一些英国飞行员返回基地后报告说，他们遭遇到机身上涂有鲜亮颜色、图案古怪甚至有些荒诞的德国战斗机。当时，德国允许其战斗机飞行员在自己的座机上喷涂任何他们可以想像得到的色彩和图案。不过，他们的目的并不仅仅是用于分辨飞机，更多的是为了向敌人宣扬自己的实力，从而在心理上给敌人以震慑。这种作法是由沃斯沃尔



这架“全美国”号飞机是那些前往比斯开湾B-24轰炸机中仅剩的几架之一。隶属第8轰炸机司令部的B-24曾在比斯开湾进行大范围的飞行，以削弱德国U型潜艇部队的实力，并协同美国海军在大西洋海上通道进行巡逻。



这架隶属于美军第43轰炸机大队的B-24J的机身上，构图精美的喷绘作品的题目叫“龙和龙尾”。

德·伯尔克发起的，他首先将自己的座机涂成蓝色，随后曼弗雷德·冯·里希特霍芬也将自己的座机全身涂满了红色。不久后，里希特霍芬所在中队的另外11名飞行员，也都分别给自己的座机“披”上了色彩斑斓的外衣。1918年4月20日，英国皇家陆军航空队的刘易斯少尉成为被冯·里希特霍芬击落的第80个、也是最后一个飞行员。大难不死的他事后回忆当时的情况道：“当我们冲过敌机的编队，掉转机头各自寻找对手时，我意识到我们遇到了里希特霍芬的‘马戏团’。他们的飞机有的涂着黑白相间的跳棋棋盘图案，有的干脆全部涂成天蓝色、深蓝色、灰色、黄色甚至黑色。总之，所有的飞机都涂有各种颜色，他们就是靠这种方法分辨每一个飞行员的，而率领整个编队的里希特霍芬则驾驶着他那涂满大红色的福克型飞机，飞机上镶着白边的黑色“十”字标志清晰可见。”

至于带有个性化图案的徽标，最初也许是从法军的一支车队中诞生的。一个名叫沃尔特·



图为曾在日本长崎投下原子弹的前美国空军飞行员克米特·比汉，在向记者展示他们练习投掷原子弹时所驾驶飞机的照片。该飞机上喷绘着题为“伟大的艺术家”的喷绘作品。克米特·比汉说，希望他自己是最后一个投下原子弹的人。

迪斯尼（即后来的美国沃尔特·迪斯尼兄弟动画制作公司创始人）的年轻救护车驾驶员，在汽车两侧车门上涂画了富有个人理想主义色彩的绘画。这种作法很快就在法国陆军中蔓延开来。这些绘制在汽车上图案的主题，通常是护士、印第安人头像、卡通人物和动物。不久后，法国的飞行中队也仿效这种做法，纷纷设计出自己的中队徽标。很快，比利时、俄罗斯和波兰的飞行员们也都开始兴致勃勃地为自己的中队设计徽标。

热衷于猎奇的美国陆军航空队的飞行员们，在一战的最后一年来到欧洲战场后，也迅速投入到这股潮流中。美国军用飞机上出现了印第安人头像、雄野马、蹩蹩子的骡子、成群的野牛和戴礼帽的山姆大叔等象征这个年轻国家开拓精神的徽标图案。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徽标大部分与北美印第安部落的图腾极为相像。美国飞行员们设计的队徽虽不及欧洲同伴的那样色彩斑斓，却发挥了美利坚民族所特有的想像力，喷涂出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艺术作品。不过，飞行员们的这些做法并未得到美国军方的认可。直到停战近一年后的1919年11月，美国陆军才批准了第一批55个中队使用经过正式认可的徽标。

从一战结束到二战开始这段时期内，除个别情况外，在各国军用飞机上已经基本找不到个性化标识的踪影了。不过，被军方正式认可的徽标仍然保留了下来。而正是这些构思巧妙的徽标，在一定客观条件的催化下，逐渐演变成了日后璀璨夺目的飞机喷绘艺术。

这是查克·斯威尼少校驾驶的“伟大的艺术家”号飞机。飞机上装满了风压计和其他测量装置，它是执行以原子弹轰炸日本广岛的美国第509混合飞行大队的仪表测量飞机。



## 黄金时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战争形式发生了很大变化，飞机和坦克等重兵器技术的逐渐成熟，使战争的激烈程度空前提高。飞机以其速度快、易突防、便于实施远程突袭等特性，越来越受到重视。作战双方从对领土的争夺延伸到对领空的控制，出现了大机群、多机种的超大规模空战。王牌飞行员、双料王牌飞行员、超级王牌飞行员等一大批优秀的空中斗士，给血腥惨烈的空中战场增添了浓重的传奇色彩。空前紧张激烈的战事、频繁而危险的出航以及难以确定的战争结局……诸多复杂的因素交织在一起，造就了飞机喷绘艺术蓬勃发展的黄金时代。

战争中，人的生命显得异乎寻常的脆弱，当人们身处险境而又无法摆脱时，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心理上求助于某种方式的佑护和慰藉。于是，一些常见的动作、话语或物品等，被演绎成为一种近乎偏执的迷信物。例如，一名飞行员习惯在执行任务时嚼口香糖。一天，由于任务匆忙，他上飞机时忘了带口香糖。后来，他被击落了。侥幸逃生的他很自然地将自己的被击落归咎于忘了带口香糖。在随后的飞行任务中，口香糖就会成为他的幸运物。

其实，在很多飞行员眼中，飞机机身上被他们赋予了生命力的喷绘作品，就是他们和他们心爱的飞机的护身符。如果一架飞机接连几次安全地完成了任务，飞行员们便会认为是飞机上的喷绘艺术作品为他们带来了好运，即使当他们更换飞机时，也往往会在新的飞机上复制这些喷绘作品。不过，他们通常会在这些图案或文字的旁边加上“Ⅰ”或“Ⅱ”，以示区别。例如，美国空军第8航空联队第381轰炸机大队的一架B-17轰炸机便涂有“Touch the Button Nell Ⅱ”，



在这幅由维克多·凯普勒设计的、美国政府于1943年发行的题为“加紧生产”的海报上，一名飞行员骄傲地向人们展示着喷涂在他座机上的战绩和喷绘作品。

一战时期，德军传奇飞行员曼弗雷德·冯·里希特霍芬和他的“空中马戏团”飞行中队队员们，用色彩斑斓的图案装饰自己的飞机：棋盘格子、横纹和叉形线等个性十足的标志取代了福克尔三翼飞机机身上原有的“十”字标志，出现在机身的显著位置上。





飞机喷绘艺术作品除了被涂画在飞机上，也被热爱它的人们绘制到飞行夹克或营房、俱乐部等场所。图为在美国诺福克第8航空队的一座建筑物上，一只展翅雄鹰与许多B-24“解放者”轰炸机正迎面飞来。

这架飞机顺利、出色地完成了数十次轰炸任务，机组23岁的机械师兼顶部炮塔炮手Lifford French还荣获了特殊服役十字勋章。机身上这行简短的英文，陪伴着机组成员一直到战争结束。即使换了飞机，他们也不忘在新飞机上复制这行民谣风格的简短文字。当然，战斗任务的失败也通常意味着机组成员的死亡和这架飞机上喷绘艺术品的永远消失。

选择凶猛的动作作为喷绘艺术的主题或是给飞机起个带有特殊含义的名字，也体现出飞行员们寻求支持与慰藉的心理。例如，驰骋在中国抗日战场上空的美国“飞虎队”的P-40式战斗机，其机头下方滑油散热器进气口两侧就涂有血口大张的“虎鲨嘴”。因为生长在海岛之国的日本人普遍有害怕鲨鱼的心理，可以想像，当日军飞行员在天上碰到张着血盆大口的“鲨鱼”时，其心理上遭受的震撼与威慑，这必然会对挫伤敌人的锐气产生一定的作用。德国空军的一些BF-110战斗机的机头上，描绘着夸张的大黄蜂的眼睛，机腹部位则被画上了大黄蜂腹部黑黄相间的线条。

真正将飞机喷绘艺术发挥得淋漓尽致的是美国陆军航空队。二战期间，美国军用飞机上的喷绘主题可谓包罗万象：卡通人物、动物、爱国口号、艳丽动人的女郎、飞行员或其家属的名字等等。（例如，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的TBM“复仇者”式战斗机上就没有绘制任何图案，只有他的爱妻“芭芭拉”的名字。）当然，这并不是说美军所有飞机都有喷绘艺术的痕迹。事实上，美军中有近一半的飞机与喷绘艺术无缘。美国军方也一直对喷绘艺术保持着一种暧昧的态度，只是在适当的时候做一些规范和管理。当美军飞机刚刚出现在欧洲战场上空时，由于有些飞机涂有诸如“杀人有限公司”之类的恐怖字眼，这给了德国宣传机构以大做文章的口实，他们将盟军飞行员称为“恐怖飞行者”。为此，美国军方曾下令禁止使用这类有负面影响的文字。当然这类带有负面影响的喷绘作品毕竟只是少数，大量的飞机喷绘作品是积极向上的，充分展示了美国军



这件A-2飞行夹克的主人在二战期间服役于重型轰炸机中队。与许多飞行员一样，机身上的喷绘作品被他“移植”到了飞行夹克上，只不过图案中多了一架飞机。



人自由、乐观、幽默的个性及丰富的想像力，起到了鼓舞士气和震慑敌军的作用。

深受飞行员们喜爱的飞机喷绘艺术就像一种时尚，很快在各国空军中蔓延，连有些刻板、保守的前苏联飞行员也开始在自己飞机的机身上涂涂抹抹了。但人们在前苏联的军用飞机上，看到的通常都是一些文字类的标语、口号，如“为了斯大林”、“打到柏林去”等等。虽然这些略显生硬干涩的文字不像美国人的喷绘作品那样活泼花哨，却也毫无疑问地对提高部队士气起了很大的作用（遗憾的是本书没有收集到前苏联机头喷绘艺术的照片）。

大部分喷绘艺术作品反映了飞行员们的喜好或个性，比如勾魂摄魄的美女、好斗的驴子、凶狠的鳄鱼、笑嘻嘻的米老鼠、发怒的斗牛犬……然而，也有相当一部分的作品并非反映飞行员们的喜好，而是表述当时飞行员们身处的环境及当地的风土民俗。例如：被派往巴拿马运河地区执行任务的飞行员，可能会在机身上绘制出巴拿马拱道的图案；而在南太平洋执行任务的飞行员，则可能将土著姑娘的形象描绘在机身的显著位置。

一些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上看都很张扬和大胆的喷绘作品，大量出现在大海茫茫的太平洋战区。其主要原因是盟军飞行员在这一战区遇到的敌人——日本空中“武士”异常疯狂、凶残，一场场艰苦卓绝的空战，使盟军飞行员的心理格外紧张、压抑，这种情绪反映在他们的飞机喷绘作品上也就显得异乎寻常有些甚至超出了传统道德观念的约束。1944年夏季，当美国著名摄影师查理斯·林德伯格到达新几内亚岛时，他被眼前的“壮观景象”惊呆了。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当飞机在托普鲁恩机场长长的跑道上降落时，我看到一排排停在机堡内的飞机。轰炸机和战斗机的机身上喷涂着诸如‘丰满的模特’一类低级趣味的文字和几乎全裸的女人或表情滑稽的唐老鸭的画像”。当这些照片在美国本土曝光时，民众开始抱怨军方的不检点，军队高层也对此表示了不满。但是，直到二战结束，这种情况并没有多少改变。

与兄弟部队空军飞机相比，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飞机要显得“朴素”得多。早在二战之前，美国海军就作出规定，除中队徽标和国家标志外，不得喷涂其他标识。这个规定一直沿用至今。不过，在某些特定的时期或地域，这个规定也曾被多次打破，这主要取决于基层指挥官对飞机喷绘艺术的态度。例如，驻太平洋战区美国海军航空兵的“文图拉”和“私掠船”巡逻中队中的飞行员们，就在其指挥官的默许下，用画笔和喷枪在他们的爱机上充分表达了自己的思想。

第二次世界大战无疑是飞机喷绘艺术的黄金时代，其数量之多，内容之庞杂，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二战结束后，飞机喷绘艺术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这是因为和平时期与战火纷飞、枪林弹雨的战争环境已完全不同，相应的，人的心态也随之改变，这些都使曾风光一时的飞机喷绘艺术失去了其存在的依托和持续发展的条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飞机喷绘艺术开始接受“道德观”的审查。1952年10月，理查德军士不得不为“他的女郎”“穿点”衣服了。